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黄金之国

宁 骚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·郑州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协作编辑、出版的《历史小故事丛书》中的一种。

非洲大陆历史悠久。西非黑人各族在古代建立了加纳、马里、桑海、加涅姆—博尔努、贝宁、达荷美和阿散蒂等国家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。本书以尼日尔河畔一说唱艺人（格里奥）讲古的形式，通俗地叙述了西非古国的历史发展，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。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黄 金 之 国

宁 骚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70千字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000册0

统一书号 R 10105·62 定价 0.32 元

目 录

- 一 尼日尔河畔讲古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在“黄金之国”游历…………… (9)
 - 越过世界上最大的沙漠
 - 踏上加纳的国土
 - 王宫和国王
 - 斩蛇英雄
 - 不说话的买卖
- 三 雄狮之子…………… (26)
 - 流 亡
 - 成 长
 - 兴 兵
 - 决 战
 - 凯 旋
- 四 富强的黑人帝国…………… (43)
 - 欢乐的节日
 - 关于发现大洋尽头的故事
 - 朝拜麦加
 - 在开罗的日子里
- 五 一个河边国家的发展…………… (58)
 - 降魔英雄法汉

两个王子的经历

大阿里

阿斯基亚大帝

六 抢掠黄金的战争…………… (77)

黄金梦

斗牛阵

远征军的惨败

历史学家的感叹

七 博尔努的改革家…………… (93)

在外祖父家避难

立志改革

威震乍得湖

八 “艺术之国”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(106)

奇怪的考验

不信神的国王

九 达荷美的兴起…………… (119)

豹的子孙

在肚子上建立国家

一 尼日尔河畔讲古

西非洲有一条大河，它的名字叫尼日尔河。在这条河的上游，十一月和十二月是收获的季节。农忙过后，身穿阿拉伯式白色长袍的民间职业艺人，携带着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——可拉琴、波隆琴或果尼琴，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，向热心的听众演唱光辉灿烂的西非古代历史。他们的职业名称叫作“格里奥”。格里奥走到哪里，就把非洲历史的故事传扬到哪里。

暮色笼罩在尼日尔河两岸广阔的平原上。一轮明月，从高大的木棉树的梢头冉冉升起。在河左岸的一个聚居着很多人家的村庄里，二、三百人围坐在一家场院上，屏心静气地听格里奥讲古。中央空地上，坐着两个人。一个是格里奥，他名叫库雅泰。库雅泰五十多岁年纪，怀里抱着一把琴。他体格健壮，身材高大，面孔黑得发亮，双目炯炯(jiǒng jǒng, 明亮)有神。另一个人比库雅泰年轻一些，中等个儿，面目清秀，神采奕奕。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。当库雅泰讲古的时

候，他就在棕油灯下，飞快地把库雅泰的话记在笔记本上。他名叫狄奥普，是研究非洲历史的大学教授。他经常拜格里奥们为师，从他们的说唱中探求西非古代历史的秘密。

库雅泰环视了一下听众，灵巧的手指娴(xián闲，熟练)熟地抚弄着琴弦，奏起的曲调急促而壮烈，犹如千军万马在草原上驰骋。接着，他就引吭高歌：

古时候有一个国王，
他有壮丽的宫廷，
他有雄健的卫士，
还有敏捷的传令兵。

国王要讨论国家大事，
各族酋长一起来临，
静悄悄听候吩咐，
聚集在宫殿的前庭。

.....

整个村落都沐浴在轻柔的月色中，一切都入睡了，连枯黄的草丛中的虫鸣也停止了。只有树叶在微风中窃窃私语，好象在轻声议论着格里奥讲述的故事。村民们醉心地听着，会意地微笑着，有时被格里奥的一句妙语激起哄堂大笑。

库雅泰看到自己的一言一动都牵动着众人的心弦，心里很是高兴。象所有的格里奥一样，他学会说唱艺术，也是由祖父到父亲、由父亲到儿子这样一代代传授下来的。相传在久远的年代里，西非一些王国的国王身边都有一个格里奥。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个博古通今的学者，是国王的典礼官和政治顾问。由于那时没有文字记载，靠了他们的记忆和说唱，才使国王了解历代帝王的功业和王室管理国家的法律，了解固有的传统和国家礼仪。格里奥们个个语言丰富，熟悉历史。他们能够用凝炼的语句，把枯燥乏味的历史材料和典章制度，编写成妙趣横生的歌词，其中隐含着教诲或讽喻。当国家举行隆重的庆典的时候，当国王率兵出征或胜利归来的时候，当向国王劝谏和献策的时候，都可以听到格里奥们的歌声。

库雅泰的祖先全是当格里奥的。他们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国王。但是，到了十九世纪末，欧洲殖民者的枪炮把西非一座座王宫夷为平地，把一个个王国灭掉了。库雅泰的祖父跟别的格里奥一样，离开宫廷，流落民间。帝国主义为了割断黑人民族光荣的历史传统，消灭他们固有的文化，就有计划地压低格里奥的社会地位，把他们贬到最低层。库雅泰的祖父、父亲，然后是他本人，被迫漂流各地，到处卖唱。西非

各族质朴的人民，是欢迎他们的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演唱带来了娱乐，而且通过他们的演唱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。在西非各国挣脱殖民枷锁、赢得民族独立以后，格里奥们的演唱受到了政府和文化界的重视，不少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向他们登门求教。现在坐在库雅泰身边的狄奥普教授，已经和他日夕相伴了两个月。

库雅泰看到自己演的开场戏已经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，该是“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”的时候了。于是在他的手指下，琴弦停止了颤动。库雅泰开始谈起他向大家讲述西非古代历史故事的意义。他那洪亮的嗓音在夜空中震响：“我们格里奥是人类的记忆，是存放语言的口袋。我的祖先曾向国王讲授前人的历史，好让他们从中得到借鉴。我把历史告诉人民，好让大家知道，殖民者对我们民族的诬蔑完全是别有用心。”

狄奥普教授突然激动地站起来，插了话：“在殖民统治的年代里，帝国主义拿我们不当人看，说我们是最原始和最劣等的民族，没有历史，没有真正的文化，没有组织国家的能力。他们的目的是要我们非洲人瞧不起自己民族的历史，自轻自贱，服服帖帖地听任他们奴役和掠夺。事实上，我们西非各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。在古代，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一系



列组织得很好的国家，创造了灿烂夺目的传统文化。我们西非各族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占有的地位，是不容轻视的！”

狄奥普教授的话，跟库雅泰的演唱一样，象激荡的潮水似的，冲击着场院里每一个人的心胸。库雅泰怀里抱着琴，也激愤地站了起来，他高大的身躯，象一座小山似的堵在众人面前。他悲愤地说：“在那苦难的岁月里，父亲和我走南闯北，挨村挨户地说唱，使人民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。现在，我更应当把父亲传授给我的历史知识源源本本告诉你们。”

库雅泰猛地坐下来。立刻，从他的指缝间迸发出了雄壮激昂的琴音。他唱道：

渴求知识的人们啊，
请倾听我说的话吧。
我要把民族的历史说给你们听——
未来总归溯源于既往的历史，
要建设新生活，
必须了解历史的进程。

库雅泰接着说：“我的故事就从我们身边的这条尼日尔河讲起。它发源于地势高峻、雨量充沛的富塔扎隆高原，急急忙忙地向东北奔去；当它接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时，好象害怕那儿的荒凉和干旱，就远远

地在大沙漠的南边徘徊了四百多公里，突然掉转头来，奔向南方，汇入几内亚湾。这条河全长四千一百六十多公里，流域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，占我们西非总面积的三分之一。这条河呀，是黑人的尼罗河^①，是我们西非各族的摇篮。是它，使大地获得了生命，创造了不平凡的历史，孕育了光辉的文化。在这条河的上游和中游，古代曾经相继崛起加纳、马里和桑海这三个疆域辽阔的国家……”

一个身穿无领无袖民族服装的男青年，打断了库雅泰的话：“你说的加纳和马里，跟现在的加纳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是一回事吗？”

狄奥普赶忙代库雅泰解释说：“不是一回事。古代加纳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和尼日尔河、塞内加尔河上游流域，现代加纳则是南临几内亚湾；古代的马里嘛，国土跟整个西欧一样大小，今天的马里、几内亚、冈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国家的全部或大部分土地，都归它管辖。”

库雅泰接上刚才被打断的话茬儿，说：“在尼日尔河下游两岸的土地上，曾经兴起了约鲁巴和贝宁王

① 尼罗河：非洲最长河流，也是世界大河之一。尼罗河流域是世界古文明发祥地之一。

国，在它们的西边有达荷美王国和阿散蒂王国。另外，在乍得湖周围建立了加涅姆—博尔努帝国。这些古国放射出的灿烂光辉，千年万代也不会泯（mǐn敏，消灭）灭；这些古国的光荣历史，是我们西非各族的骄傲。”

夜深了。月光溶溶，夜空中迷漫着热带的花香。尼日尔河在悄声细语，好象在向人们讲述自己千百年来所经历的壮烈的行程。又响起了一阵悠扬清脆的琴音，库雅泰沉醉般地唱着：

渴求知识的人们啊，

请倾听我说的话吧。

我要跟随着尼日尔河的脚步，

把那些古国的历史讲给你们听——

请你们牢记祖先的光荣业绩，

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昌盛。

库雅泰的歌声和着优美的琴音，在尼日尔河上空回荡。库雅泰的故事总共讲了九个晚上。狄奥普教授把库雅泰讲的每一句话，都仔细地记在了笔记本上。下面便是他讲述的故事的记录。

二 在“黄金之国”游历

狄奥普教授的说明：

加纳是第一个西非古国，传说早在公元三世纪就建立了。到八世纪末，共有过四十四代国王在位。接着开始了西塞王朝的统治，它治理加纳有四百多年。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中期，是加纳王国最强盛的时候。它当时的领土，北起撒哈拉沙漠，南到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的黄金产地；西起塞内加尔河下游地区，东到廷巴克图附近。据说，摩洛哥古代著名学者贝克利曾到加纳王国游历过，并且在一〇六七年写成了一本书，其中记载了他在加纳的见闻。库雅泰把贝克利在加纳王国的游历编成了这样一则故事。

越过世界上最大的沙漠

从摩洛哥南部绿洲塔菲拉勒到西非去的商路上，一支由一百多头骆驼组成的商队，在艰难地跋涉着。他们迤邐（yǐlǐ以李，曲折连绵）南行，腾起的烟尘遮天

蔽日，串串驼铃打破了沙漠的沉寂。一个个头戴风帽、身穿阿拉伯式白色长袍的商人，坐在骆驼背上，满脸尘土，干渴的嘴唇绽开了道道血痕；由于疲劳困倦而显得呆滞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的骆驼驮载的货物，时时闪射出希望的火花。在这极目无际、毫无遮掩的撒哈拉大沙漠上，这支驼队显得那么突出，那么壮观。

领头的两头骆驼上，坐着矮胖、健壮的苏莱曼和瘦削、端庄的贝克利。苏莱曼是一个精明、富裕的商人，是这支驼队的总管。他从二十来岁起，就年年月月地骑在骆驼背上，在这条沙尘迷漫的商道上奔波。他家乡的许多人说这是“不要命的生意”。的确是这样。撒哈拉沙漠无边无际，一片荒凉，没有河流，没有树木，没有人烟，甚至没有一座象样的山岭；放眼望去，到处是灰白色的沙，单调得叫人头疼。这还不算什么。炎热，饥渴，迷失道路，以及其他意料不到的危险，随时有可能使一个异乡的客商陷于绝境，葬身沙海。二十多年来，苏莱曼亲身经历了多少次丧失同伴的痛苦呀！而他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大难不死，化险为夷，从这“不要命的生意”中获取了惊人的财富。他现在带领的这支庞大的商队，是二十来个人合伙经营的；象往常一样，运载的是加纳这个沙漠以南

的黑人国家急需的食盐、农具、矛枪和日常生活用品。他们要用这批货物，去换取黄黄的、亮亮的、令人眼馋的金子。

苏莱曼回过头来，扫视了一下长长的商队和荒凉的沙漠，似乎是在重新判断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，然后高兴地对紧紧跟随在身后的贝克利说：“兄弟，真主保佑我们一路平安，没有失去一个同伴。天黑以前，我们可以赶到加纳王国的大门口——奥达戈斯特（在今毛里塔尼亚境内）了。”

“噢——”贝克利兴奋地应了一声，说：“我们从塔菲拉勒绿洲的西基尔马萨镇开始上路，已经走了整整两个月了。”

“感到很单调、无聊、难受，是吧？”

“不。感到很新鲜，很惊险，增加了很多知识。与地中海沿岸比较起来，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，真好象是到月亮上游览了一番。你看，这无边的荒凉，这稀稀拉拉的灌木，一片苍白，多象是月亮上的景物！”贝克利兴致勃勃地说着。

他的话没有引起苏莱曼的共鸣。他知道，苏莱曼离乡背井，日伴骆驼，夜宿荒沙，历尽千难万险，目的是到黑人那里寻求黄金，奇异的景物是引不起他多少兴趣的。因此，他对苏莱曼淡漠的表情是不介意的。

要是没有苏莱曼这位经验丰富的商人，他怎么能够顺利地穿越浩瀚(hàn早。浩瀚：广大)的大沙漠呢？

贝克利今年三十六岁了，他家住直布罗陀海峡那一边的科尔多瓦（今西班牙的一个城市），从小就接受伊斯兰教的教育。摩洛哥王国已经在科尔多瓦统治了三百多年。所以，北非商人越过万里荒沙与西非黑人做生意的情况，贝克利家乡的人都很了解。后来，他通过阅读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的著作，知道北非与西非的贸易往来，已经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。八世纪时的阿拉伯作家法扎里，第一次把加纳的名字载入史册，告诉人们：越过撒哈拉沙漠，就是“加纳——黄金之国。”以后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都说：加纳是强大的，到处都有黄金。因此，贝克利热切地盼望着到加纳一游，亲眼看看这个富庶美丽的国家。他找过好几个商人，要求跟他们搭伴去加纳。但由于他是摩洛哥很有名气的学者，谁敢带他去呢？路上有个三长两短，送了他的性命，商人们可吃罪不起呀！好在他终于得到了苏莱曼的帮助，现在就要把多年的愿望变成现实了。

正当贝克利心潮起伏，回忆着这次不平凡的旅行中的一些细节的时候，忽听苏莱曼惊喜地叫道：“你看，那就是奥达戈斯特！”

朝着苏莱曼指的方向看去，贝克利看到，在荒漠

与天空相接的尽头，隐隐现出了一线绿色。整个商队都欢腾起来了，连饥渴的骆驼也发出了欢快的叫声。

傍晚时分，商队进入了奥达戈斯特市。在彩色缤纷的晚霞的辉映中，这座城市显得格外美丽。一幢幢高大、结实的房屋，栉(zhì至，梳篦的总称)比鳞次。一株株椰枣树，威武地排列在街道两旁，果实累累，枝叶相交。一丛丛象橄榄树一样大的指甲花，生长在住户的门前，象火焰一般红艳。贝克利从骆驼背上跳下来，活动着坐得发麻的腿脚，饱览着城市的风光。他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城内居民有黑人，也有自己的同族人——白皮肤的柏柏尔人。街上开店营业的，摆摊叫买的，大都是柏柏尔人。他还看到，比他们早到的北非商人，或者拉着骆驼缓缓地走在大街上，或者在人群熙攘(xīrǎng稀嚷，形容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)的市场上出售货物。

奥达戈斯特处于从摩洛哥到加纳去的重要商路的南方终点，一向是很繁华的。它本来归加纳管辖。前几年，这一带的柏柏尔人组织起来，以狂风暴雨之势占领了它。

苏莱曼等人在客店里安顿好以后，不顾旅途奔波的疲劳，与别的客人聊起天来。贝克利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：这一带的柏柏尔人正准备挥师北上，攻占摩洛哥。等人们散开以后，他问苏莱曼：“他们就在加纳